

# 沈举人巷六号

新副刊 新表达  
以心焕新的阅读体验

写作 周一

城会玩 周二

男女关系 周三

南京叙事 周四

青石街 周五



新街口旧影 资料图片

沈举人巷  
现代快报记者 白雁 摄

## 薛冰

一九六二年暮春,我们家搬到了新街口附近的沈举人巷六号。

石鼓路的住房不到二十平方米,我们兄弟姐妹五个渐渐长大,父母就希望能换个大的房子,可单位里的宿舍十分紧张,根本没法解决。忽然听说新街口有房子空出来,两人中午下班就赶过去看,是一幢小洋楼的底层,坐北朝南,阳光充沛,三十四平方米,门前还有个小花园。这么好的房子怎么会没人住?一打听,原来是房下发现了水牢,把原来的住户吓跑了。母亲说,我们家人多,火气旺,不怕!下午就跟单位里要下了这房子。

洋楼、花园加水牢,使我对这新居无比期待。父母下班后便忙着收拾打包,其实也就是用被单包起换洗衣服,用网兜收拢日用品。星期天,父亲从单位里借了辆小板车,比画着把几件家具分成两拨,邻居们帮着搭手,很快装好一车。父亲掌把,我背纤。宽宽的帆布背带上肩,心里顿时涌出一股自豪感,觉得自己是个男子汉了。好在路途只得一公里吧,两人走走歇歇,不过半小时就到了。卸下家具,回旧居吃了午饭,剩下的东西又装了一板车,母亲带着弟弟妹妹跟在后面,一家人浩浩荡荡,就这样搬进了新家。

沈举人巷六号是一条南北巷道,与东边四号院之间有隔墙。巷口一幢两层西式楼房,后院有一排平房,其北另有两个平房小院落。再往里走,迎面一道长竹篱,篱上爬满牵牛,开着粉红的花。推开篱门,是两幢L形排列的两层小楼,迎面一幢红门红窗,青砖墙面,门前有一平方米的水泥平台,两层台阶,便是我们的新居了。西边一幢楼坐西朝东,前有砖砌门廊,二楼北侧有大平台。东边还有一排四间平房,平房的尽头是一个厕所。

我们家的房间格局很怪。过了好久我才弄明白,原来这幢楼的底层,当初就是个大客厅,客厅的后半是抄手楼梯,在西侧转上二楼。现在楼上另住人家,便用板壁把西侧的楼梯隔给二楼用,客厅和东侧的半截楼梯另做一家。父亲在楼下拉起一个布帘,隔开东西两间,连楼上就成了三个房间,在我们家已是空前的宽敞。

所谓水牢,就在抄手楼梯下

面,顶上有个一米见方的大木盖,临客厅的墙上还有两个书本大小的木门。据说是夜里打雷把这小门震开了,前主人看见里面水波粼粼。当时正宣传四川大地主刘文彩“罪恶的地主庄园”,罪恶之一是把欠债的农民关入水牢,直到冤死。旧社会能住这洋楼的自是达官显贵,水牢里没准也有冤魂!当时报告了派出所,所里也疑有敌情,派人下去打捞,可除了水什么都没有。我的小床就贴着木门,暑假里坐床上看书,无意中把木门拉开了,发现凉风习习,以后就常开窗乘凉。四十年后,我才知道,民国建筑中确有在房中设水窖的设计,功能就是调节气温,与传统建筑在堂屋里打井的作用一样。

我们院子的竹篱,没几年就被拆掉了,院子当中盖起四间平房,住进两户人家。“文革”中间,这平房的东头又盖起了两间平房。渐渐的,就成了一个大杂院。我们家的门牌,也就从六号之四、六号之五直改成六号之十。

那时听说,沈举人巷北侧,自东向西,一排六幢这样的小楼,都是张治中先生的产业,后来上交给了国家。张先生自己住的一幢,则在路南,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成为南京电大的办公楼。当时沈举人巷中,几乎都是这种两层洋房。西头的几幢,还有独立的围墙院落,据说是银行的宿舍。前几年还为“张治中别墅”被擅自改建的事起过一场风波。现在都知道颐和路是公馆区,其实沈举人巷当年也是公馆区。诗人赵恺早年住在沈举人巷四号,他印象中周边都是小洋楼。这些房屋的建筑质量应该很好。我们住的那一幢,当时已经被宣布为“危房”,然而直到如今,那房子还稳稳地立着。

沈举人巷周围,北边明华新村也是公馆区,沈举人巷后街是上海人称为石库门的一排民国建筑。南边的双石鼓则是传统院落,双石鼓南边就是汉中路了,当时商家不多,相当冷清。西头接大铜银巷,是一个很陡的上坡,两侧大树浓荫,夏日雨后,路边流水潺潺,路名即由此而来,过上海路向西还有小铜银巷。我去五台山,去汉中门,总喜欢走这条路。大铜银巷西头的金陵神学院,对我是一个充满神秘感的地方。

沈举人巷东接管家桥,则是平民的世界,粮站、菜市场、煤基店、酱园杂货、过年时春米粉的,都在这条小街上。街西侧的院落

多半低矮老旧,东侧是新华日报社、胜利饭店(即福昌饭店)的后墙。新华日报社南面有条小路通中山路,路南是世界剧场,所以路口一度横着世界剧场的霓虹灯门头。后来世界剧场改建成了延安剧场,大门仍朝北。延安剧场西侧是立新五金交电贸易信托商店,“文革”中成了无线电元器件的交易市场,改革开放后改造成招商市场,是南京第一个个体户创业基地,据说也是全国第一个面向个体户的正规商场。延安剧场东侧的老广东菜馆,正门临中山路,街对面便是大三元和六华春。尽管生活比前几年明显好转,这种高档饭店与我们还是全不相干。专做西服的李顺昌不说了,就连糖坊桥口的曙光理发店,我都没有进去过,总是让走街串巷的剃头挑子,剪个“马桶盖”。

中山路东侧那一片商家中,我打过交道的只有华东文体用品商店,当时还是胡小石先生写的店招,店里的英雄牌蓝黑墨水质量很好,练习本的纸也比别家干净。考上高中后,还在那买过一副镀克罗米的圆规。此外就是在胜利电影院看学生场的电影。旁边的小巷中还有一家百花书场,从门前走过能听到里面说书人敲惊堂木,或者唱戏的锣鼓声。路西的标志性建筑是邮局,上台阶后的门廊里,一边放着一张小条桌,桌上放着一位老人正襟而坐,桌上放着墨盒、毛笔、钢笔和信纸,贴着“代写书信”的标签。邮局的后面,也有一片民国时期的里弄建筑。邮局旁的大中华照相馆,橱窗里常常陈列着艺术人像,是那个时代的时髦,一九六六年改名南京摄影图片社,曾经发行过一种照片年历卡,几分钱一张,很受学生欢迎。

当年的新街口广场,可以说相当安静。孙中山先生的铜像高高地矗立在广场中央,周围来往的汽车、电车不多,畅行无阻,很少按喇叭。四面的林荫道浓密如盖,夏天行人就像走在廊道下。中山路路口的工商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,新街口贸易信托商店,汉中路一号的工商银行南京市支行营业部,难得看到人进出。就连新街口百货公司,除了星期天也没有多少顾客。新百的文化用品部,主要是对公服务。直到七十年代中期,南京的小姑娘结婚,买衣料买服饰,还是要去“老牌子”的中央商场和永安商场。

新街口也有喧闹的时候。每逢“五一”或国庆游行集会,广场中间

孙中山像的上方,就会搭起一座宫灯式的检阅台。省、市领导人在检阅台上,可以四面环行。游行队伍到了主席台前高呼口号,我们在家里都能听得到。待到口号喊完,游行散,检阅台拆掉,新街口便又回归了平静的日常生活。

中山东路上,人流量较大的是洪武路口的工人俱乐部和工人电影院。附近还有一家南京无线电商店,展示过最早的国产黑白电视机,有一张写字台那么大,虽然屏幕还不到四分之一,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我常常跑过去,希望能看到它打开,可直到我下乡插队,也没见它打开过。

中山南路上的热闹地段,是大华电影院和中央商场,拐上淮海路有中华剧场,街对面有新街口菜场。中央商场的建筑很有特色,临街两个西式大门,门中间的店面,经营食品糕点,还有新华书店和邮政所。进门广场后的店堂,分三条中轴线,而中间一线的上方是挑空的,所以我们都喜欢跑上二楼朝下望,不同的视角,人与物都有变形的感觉。新街口菜场是一个形象窗口,品种丰富且新鲜,周边的人都亲切地称它“大菜场”。再往南,明瓦廊口有座手工业大楼,内设工艺美术服务部,也是我喜欢逛的地方。我就是从这里认识了许多民间工艺。

新街口邮局南侧,汉中路东头,当年还有着两个小水塘,沿塘边搭盖起的棚户区,便是有名的摊贩市场。所以新街口广场的西北角,长年竖着几块顶天立地的宣传广告牌。那市场里无奇不有,各种日用器具,旧货估衣,任人捡淘。挑高箩收旧货的人在这里出货,小偷毛贼也在这里销赃。条件最好的连家店,后边住人,前边摆摊、开作坊,多数小贩是架架木板或竹色做货架,最差的就在地上摊张报纸卖点小零碎,或者一只小簸箩装些碎布针线给人缝穷。我在长篇小说《城》里就写过这种缝穷的姑娘。最有趣的是几家旧书店,从线装古籍到学生课本,有名无名的字画碑帖,让我大开眼界。摊贩市场周围小路四通八达,所以困难时期的粮票交易黑市在这里,倒换银元金饰外币在这里。

一九八〇年,摊贩市场拆迁,建起了金陵饭店。临汉中路边最初是用竹篱围护,常常可以看到当年的老居民,扒在竹篱上指指点点:“我们家,原来就在那块!”



## 薛冰

作家,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,南京市地方志学会副会长,著作有《南京城市史》《家住六朝烟水间》《饥不择食》等四十余部。